

第十七辑 目 录

忆宜宾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大会”	熊 楚 (1)
记我在南溪当选省参议员前后	梁 骧 (8)
南溪县第一次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梗概	包楷文 (18)
林丰乡茶叶生产概况	赵九亨 (23)
李庄期来农场	罗萼芬 (29)
第一次参加秋收工作	于 天 (36)
南溪县工商联情况简介	刘绍儒 (43)
南溪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的成立	肖独青 (50)
曾孟良先生办学二、三事	高望衡 (54)
贾铜匠——南溪有名的能工巧匠	
曾彦升、顾兴明、卢宗华	(60)
南溪一中的体育活动	
(1952—1957)	杨宗枢 (66)
《新南溪》和南溪县旅平同乡会简介	
	包楷文 (70)
解放前我县劳工生活概况	曾亦初 (75)
金竹乡观台村的变化	王伯勋 (87)
我在一四八师时抗日经历	高洪兴口述 (99)

南溪县警察第二中队投诚经过 梁绍文 (104)
瓢儿岭剿匪记 唐清辉 (114)
匪首曾相尧暴乱始末记要 文史办公室 (118)
活捉潜藏巨匪聂源熙 包楷文 (132)
马家乡食物中毒事件 曾玉书 (138)

忆宜宾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

追悼大会”

熊 楚

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组织正在宜宾建党，其领导人尹绍州，郑佑之，郑亮澄，刘愿安等。他们为了加强团结，扩大影响，争取先进人士和青年学生，进而开展党的活动，乃发起于四月十八日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大会”。

〔一〕

四月十七日刘愿安（追悼会的筹备委员）召集宜宾城区各中学学生代表和他所领导的“读书会”（学习政治时事和革命理论）的成员，在平民会阅览室（韭菜园上面）开动员

会。开会的目的是动员和组织一支宣传队伍，在开追悼会以后上街宣传；并布置宣传材料。到会的有叙属联中、宜宾县中、明德中学等校学生代表和读书会成员共五十多人。县女中、真光女中、公信女中等都已通知到了，却无代表来参加。我是明德中学的代表。

在这一次会上，主要是刘愿安讲话，他所讲的内容除了阐述这次宣传的重大意义，宣传时应注意事项，对宣传人员如何分组等以外，着重传达阐述了宣传内容的要点，现记述如下：

一、讲述孙中山先生一生革命的艰辛历程；由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直至最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民国十三年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制定并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国民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也提到林森、谢持、邹鲁等人在北京组织“西山会议”，以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极右派。还讲了孙中山先生在英国首都伦敦蒙难，被清廷公使馆捕囚，准备押送回国法办，后经其老师英人康德黎夫妇营救脱险的经过。

二、讲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鸦片战争失败，割香港与英帝国主义，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五口通商，赔款银元二千一百万元开始；随着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节节失败，订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致使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矿山开采权、关税自主权和邮电交通等都落入帝国主义手中，经济、政治、文化都受到侵略。弄得国弱民贫，沦为半殖民地，因此中国革命必先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成功。

三、他还讲述：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虽然推翻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政体，但全国都是军阀割据局面：如东北的张作霖，华北的吴佩孚，华中的孙传芳，湖北的唐生智，湖南的叶开鑫，广东的陈济棠，云南的龙云，贵州的周熙成，山西的阎锡山等；而四川又被刘文辉、刘湘、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禹九、赖心辉等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军阀们争城夺地，内战连年，陷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中国革命必须打倒军阀。

刘愿安讲话，口齿清白，声音洪亮，讲得

具体，生动有力，在座人们听得津津有味，鸦雀无声，会议从上午十点钟开始，直到下午两点钟才结束。

〔二〕

四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大会”在宜宾县国民党党部内（谢将军祠）隆重举行。会场布置庄严穆肃，会场正壁中部悬挂中山先生遗像；四周挂满了挽联、悼文（当时未兴送花圈）。我还记得当时明德中学送的挽联是学校国文教师屏山县人聂均白撰写的：

“功之首，罪之魁，听诸舆论；

继其事，述其人，责在后生。”

悼词则是另一个国文教师南溪县人万梓咸写的：“倡导革命，历尽艰辛；推翻帝制，创建共和；武昌义军起，先生适归里。奋斗四十年，葬之以国礼！今虽挥手弃尘环，三民主义种子播人间；要与斯拉夫民族争着先鞭，当不让新世界先进美利坚。亿万年！亿万年！手创共和功不朽……。

各机关、学校、法团、市民共约二千多人参加悼唁，以当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盛会。

大会由国民党宜宾县党部负责人之一尹绍州（左派人士）主持。举行仪式以后，由刘愿安讲话，内容与上一天在动员会上讲的大致相同；不过增添了孙先生的《遗嘱》。

《遗嘱》原文：“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遗嘱》在当时是一个新的文件，它既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他毕生从事的革命事业的要求，更体现了他贯彻“三大政策”的迫切感；对今天如何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也是一篇有益的文献。刘愿安在诵读讲解这一份文献时，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动听

人，赢得不少起伏的掌声。

大会于当日上午九时开始，约于十二时结束。

〔三〕

大会结束以后，刘愿安即刻将所有宣传人员，分别组成若干宣传小队，分头上街进行为期三天的宣传。大队人员上街进行宣传活动，在当时的宜宾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其他各队分配的街段和活动实况，已记不起了。我只记得我明德中学小队负担的地段：当天是上北街以及北门外一带，第二天在安阜镇（吊黄楼）一带，第三天赴南岸坝上、中、下各渡口。在进行宣传时，听众、观众总是密密层层围了一大片，而且秩序井然，群众听得津津有味。当讲到帝国主义时对我的侵略事件，或军阀们不断内战，鱼肉生民时，群众表情痛恨非常。讲到革命前途大有可为时，群众表情又很兴奋。

这次追悼大会和街头宣传，使群众思想觉

悟得到提高。熊大猷回明德中学以后，动员组织了国民党区分部。叙联中、县宜中等学生也陆续成立了“学生会”、“读书会”等进步组织。进而为后来宜宾反对英帝国主义，开展仇油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中共宜宾地下组织的发展与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附言：本资料仅凭个人记忆写出，既年代久远，更无文献查证；因此史实经过，文献内容失实之处难免。尚希知情者订正。

1986年12月18日于牟坪

记我在南溪当选省参议员前后

梁 骧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求得“美援”迎合美国人胃口，被迫搞一些美国式的“民主”，装点门面。于是在中央一级成立了“国民参政会”，省一级成立省临时参议会，县市一级也成立县（市）临时参议会。各级参议员都由同级政府“遴选”，上报批准。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南溪县无人被“遴选”上，是一个空白点。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决定各省成立正式参议会，由该省各县市参议会各选举一名省参议员组成。四川省将各县市选举省参议员的日期，统一规定为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南溪县参议会选出我为省参议员。这篇文章忠实地将我怎样当选和当选以后作了些什么，记录下来，以存史实。

一、我是怎样当选的

首先简单说说我的情况：我于一九一〇年八月出生于南溪县城正街；一九二二——一九二五年在宜宾县城内的叙属联立中学念书，寒暑假回家；一九二六年去北京，考入北京大学；一九三二年毕业，在当地工作。一九三五年任北平大中中学校长。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北平沦陷，辗转回川。先后在成都、重庆等地任过北平大中中学（抗战时迁成都）校长，教育部战区教师服务团视察员，四川省训练委员会秘书，四川省教育厅科长等职务。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五年二十年中，回家不过三、四次，少则几天，多亦不过一个月。家里有母亲和两个弟弟。大弟弟怀忠在南溪县中和县参议会作书记（录事），小弟弟怀镇读川大。家里无田产，无住房（佃房居住）生活靠我接济。

竞选人中还有郭德芳（号隽民）、李绪恢、包緘三、包德明、邓云阶等，兹介绍一下他们

的事略：

郭德芳，曾在外县作过事，回乡多年，断续搞地方工作，找了些钱，修了比较宽敞的府第，置了一定的田产，是县里颇有地位的士绅之一，又是袍哥大爷。选举前纠合一些舵把子、乡镇长、县参议员等，在云台山开了一个会议，意在支持他竞选省参议员。他是竞选人中实力最强的一位。

李绪恢，“县训”出身，作过县长。竞选时在外县工作，此后一九四六年九月出任简阳县税捐处长。

包缄三，北大毕业。回川后又参加过“县训”，曾作省女职校校长，教育厅股长，竞选时任省督学，竞选后任省立宜宾中学校长至解放。

包德明，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在重庆一个妇女团体工作。因其胞妹与当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的侄儿结婚，竞选时得到黄季陆的支持。

邓云阶，北京法政大学毕业。教过书，当时的县参议员，李庄镇附近有几个县参议员支

持他竞选。

省参议员按规定由县参议员用无记名投票选举，以得票超过半数以上得票最多者当选。如无超过半数者，无效；再进行第二次投票，以得票多者当选。十月十五日那天上午，县参议会集会投票；结果我得十六票，郭德芳得十五票，其他几个人各得三至七票不等（邓云阶已放弃竞选）。因无人超过半数，举行第二次投票：我得十七票，郭德芳得十五票，其余几人各得数票。我以多数票当选。

以我这样一个少小离家，地方情况生疏的人去竞选，为什么能当选呢？具体的说，靠在中学和大学念书时期的县内同学和朋友。更重要的是故乡父老公正的比较，明智的选择，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本事和贡献。

在宜宾读叙联中时，张官周，张舫琴兄弟均系同班同学，一向很好。他们以后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亦常相过从。

在北平时，张福阶、陈四维、徐雨樵、邬炳章、邬福清在二龙坑中国大学附近一条胡同里租了一个小院房子合住，自开伙食。张和邬炳

章读中国大学，陈、徐读北平艺专，邬福清在民国大学。我在星期天常到他们那里去玩（特别对他们作的南溪风味菜感兴趣），因而极熟。

需要强调的是张福阶，我和县里一些关系，有意无意地是通过他建立起来的。一九三八年我在成都办大中中学，请他来校作事务主任。一九四〇年后，南溪县中校长有变动，我正在教厅，推荐他回去作县中校长。过了一两年，南溪县成立临时参议会，其议长由县府加倍提名报省府核定。县里报了四个人，到审核时，有二人已经逝世，剩下了张福阶和包述南二人。省务会议开会时，我托郭有守厅长提名张福阶任议长，得以通过。后张因船倾遇难，曾铁珊继任议长，我因张的关系，同曾书信往还，建立了友谊。

考虑是否回县竞选时，我先写信给曾铁珊、刘述南、徐雨樵等友人，征求意见。回信都赞成我回县竞选，并且表示愿意帮忙，我就决定回去试试。

一九四五年九月，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全国

教育会议，我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出席，会开后，十月初坐船回南溪，于十月四日左右到达。除带了三封信致县长蒋融（省府秘书长李肇甫，民政厅长胡次威，教育厅长郭有守各一封），请他协助外，则两手空空。离选举日期只有十来天了，同支持我的朋友们分析竞选形势：（1）政府方面，我和蒋融曾在教育厅同过事（蒋曾任省督学），又有胡次威等三封信，可能支持我；但他不会也不敢明白表态，因为支持一人，就会得罪几个人。（2）党团方面：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肖昌礼由于黄季陆的指示，肯定支持包德明。县三青团干事长徐士优，因其叔雨樵和其兄士弘（蓉光，燕京大学毕业，作过省制革校校长）同我的友谊关系，可能对我支持，但他的作用不大。（3）竞争的主要对手是郭德芳，他是县里的封建势力，袍哥大爷的总代表，云台山会议后声势浩大。（4）其他几个人竞选者，估计每个人只能各得几票，难以当选。

我住刘述南家中，他和曾铁珊、徐士优、王敬之（县中校长）、徐雨樵、陈四维、罗士

贵（我弟弟的亲戚）等都积极为我活动。临投票前一天，发生一次关键性的转折。张官周、张舫琴兄弟告我：邓云阶估计，他竞选只能有七八票，无当选希望，他二人说服他放弃，将李庄附近有把握的几票让给我，我当然表示欢迎，慢说几票，即使多得一两票，也会起决定性的作用。选举结果，我比郭德芳多两票。

我之当选，不能不说是侥幸，是偶然。后来进入省议会，才逐渐了解到从各县、市选出来的这一百四十二名省参议员中，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年龄从三十来岁到六七十岁；文化程度从半文盲到大学教授；武的有下野的师长，文的有些作过厅处长；还有不少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或三青团干事长；也有大地主，大商人，大舵把子；有些年轻的却凭籍其兄在县里的力量。有“炮”选出来的，也有“票”（指钞票）选出来的。象我这样的情况还不多。我想：仅仅用“侥幸”，“偶然”来说明我当选是不够的，辜负了南溪父老。

竞选期间，南溪社会上对于这几个竞选人，免不了评头论足，说长道短，看谁当选对

于南溪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大家以实力比较强的郭德芳和我来作比较。郭在县内多年，外面情形不熟，吸大烟，身体差。我在成都工作，政界情况熟悉，代表南溪人民利益，可能强些。形成了这样的舆论，对我当选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南溪人比较公正的选择，难道是偶然的吗？

二、当选以后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破坏国共和谈，发动内战，大量征兵征粮，在省参议会里讨价还价，辩论激烈，党工人员（包括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干事长和与省党部有关的省参议员），一贯站“中央”一边，坚决拥护。另外一些省参议员站在地方和人民一边，力主减少。我总是站在后者这一边，历次斗争中取得不少成果。另有一个议案——“中央还川谷款”的处理，争议更为激烈。党工和同政府有关系的参议员，主张留在省上作“经济建设”，黄季陆想成立什么“公司”来运用，建设厅也想控制这